

生

生

篇

生生篇

蘇濬 君禹甫 著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後學 婁堅 宣嘉士

吳吾往 李繩之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非蓍策卦爻之謂也天地定位而人得以生截然而分渾然而行自有一段生生化化不可磨滅者此

易理也故曰須信畫前原有易又曰一身原有一乾坤其洞天地人之至者乎天以陽居尊而統乎地是爲大哉之乾乃人身之乾所自來也地以陰居卑而承乎天是爲至哉之坤乃人身之坤所自來也下傳言乾坤聖人而歸之天下至健至順蓋出諸此夫惟尊尊卑卑而卑高以陳則屬乎陽者皆高而陽主貴屬乎陰者皆卑而陰主賤孟子曰體有貴賤又曰無以賤害貴賤之承貴也即卑之承高也此八身貴賤之別也有天地而陰陽分陽以動爲常而人稟之爲

剛陰以靜爲常而人稟之爲柔故剛中柔中得其常者也剛惡柔惡失其常者也造化之氣各從其類而人得之則陽與陽爲類陰與陰爲類造化之分各一其羣而人得之則陽之羣分於陰陰之羣分於陽陽淑而君子道長陰慝而小人道長此吉凶之分也天尊而象之消息無端地卑而形之變流靡定此吾人之變化所以與天地相爲無窮也凡人乾坤不定則世界昏黑貴賤不位則名分倒置剛柔不斷則胸中疑惑吉凶不生則得失淆亂變化不成則拘於一物

而不能通信乎易之不可一日遠也

剛柔二句言聖人觀三才之道而作易也易象有二
曰剛與柔易卦有八曰乾兌離震曰巽坎艮坤剛柔
非滯而不化也一造化之相爲摩轉而不容少停也
八卦非一而不通也一造化之相爲動盪而莫知其
端也故曰圖雖無文而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雷霆二節言易之書盡三才之道也試觀易書之中
其動萬物者爲雷霆其撓萬物潤萬物者爲風雨其
不過不忒一往一來也爲日月寒暑之推遷是易之

書有以盡乎造化矣試觀易書之中其得乾道者爲
三男其得坤道者爲三女是易之書有以盡乎人道
矣此句要玩二道字又玩二成字乾以健爲道男而
非健形雖男也而不得謂之成男坤以順爲道女而
非順形雖女也而不得謂之成女即此便見人之道
一天地之道也聖人觀天地人以作易易作而天地
人之道盡在其中則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
知大始二節言人之身與天地一般大而人身之理
與天地一般理大抵天陽地陰男陽女陰陽資始而

男以氣始即天之陽蓋父道也夫道也陰主成而女以形成即地之陰蓋母道也妻道也天地一大男女一男女一小天地原非虛語

乾坤之道最是廣大又最是要約乾見其始而不見其始之功因乎物之自然而已坤見其成而不見其成之迹因乎天之自然而已故曰易知知而無知也曰簡能能而無能也夫有心之不若無心也有爲之不若無爲也天地且然而況於人哉

人生所處之事或巨或細或總或纖如造化之肖形

衆寡不一夫易事而易處之簡事而簡處之事之常
也人所可能也至難而處之以易至煩而處之以簡
此理之常也未易能也故必如乾之知始而後可言
易知如坤之作成而後可言簡能

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
一念而人可與知是良知也簡則不着一力而人可
與能是良能也良知之真人人同也故以難示人者
即至親且貳焉以易示人者即疎亦親矣良能之真
人人同也故示之以煩者即一事不可行示之以簡

者即萬事無不可行有親何以可久人信我我亦信我萬古一日良知之本體如是也有功何以可大天下事皆吾身事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也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個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個易從之妙賢人猶言過人德業宰我所謂賢於堯舜即此賢字如曰賢而未聖則可久可大之外豈復有所加乎

易簡理得最是名言良知之外更無別知良能之外更無別能故曰道不遠人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是

何等易簡人惟多一點私智則理失以無心主之而理即心人惟多一段作爲則理失行其所無事而理即事天位於上只是此理地位於下只是此理人位於中只是此理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天地之未始不爲人也終曰成位其中言人之未始不爲天地也大抵繫辭之作只是發明易簡二字故上繫下繫首篇俱特揭而言之求之於易簡則天高地下總是實際不求之於易簡則窮天極地總屬虛幻識破此關一部易書何待外求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觀象即是造化人事之象聖人設卦未有不象其物宜者也有象而詞係有詞而吉凶明總從觀象來然是象也非一而不化者也剛柔正是聖人所立之象

剛柔自是相推猶云日月相推寒暑相推也剛柔之相推不已則變化亦不已一變一化而爲兩儀四象千變萬化而爲六十四卦天地萬物之道舉在其中而繫詞明吉凶皆由之矣以變化分剛柔非是失得憂虞就人身言虞與娛同孟子所謂驩虞如是也一念而得則吉生一念而失則凶生一息而困心則悔生一息而肆志則吝生身猶形也象則形中之影也變化者剛柔之流行剛柔者變化之本體進退者造化消息之氣晝夜者造化晦明之序未有晝夜而不

進退未有剛柔而不變化也大抵易有象變詞占而其實只是一個象易之象只是一個道吉凶之象失得也悔吝之象憂虞也所謂係詞以明吉凶者明此象而已變化之象進退也剛柔之象晝夜也所謂相推而生者生此象而已六爻之動總括上文剛柔變化動而不居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豈徒象哉而道存焉易有太極至一者也太極分而爲兩儀爲三才至動者也天一息不動則天道晦地一息不動則地道裂人一息不動則人道缺有六爻而太極

分布於其中矣有六爻之動而三極流行於其中矣
其實天地人原時時圓轉更無止息之處六爻自是
周流變動更無凝滯之時此易之書所以兼三才而
順性命之理也舊說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
天如此則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所爲六爻
板定移動不得何以爲易何以爲道

君子正是參天兩地君子居安樂玩是深有得於易
道也易之序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此道之立本者也非徒象已也易之辭如雜物撰

德辨是與非此道之趨時者也非徒言已也君子身
與道俱便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爲象心與道契便與
易之辭契而忘其爲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
此道也曰玩辭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
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
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
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

小大辯有險易辯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之書只爲人事而作彖言乎象即像天下之蹟也
爻言乎變即效天下之動也吉凶言人之失得悔吝
言人之小疵无咎言人之善補過無非因貳以濟民
行也易之書惓惓爲天下而作斯其爲易之道而已
列貴賤以下正是學易工夫列貴賤者列吾身之貴
賤而不以賤害貴也齊小大者齊吾身之小大而不
以小害大也辯吉凶者辯吾身之吉凶而趨得避失
也憂悔吝者此心皇皇然惟恐致悔而取羞也震无

咎者此心惕惕然欲復於無過也觀易位之上下而
吾身之貴賤分觀易卦之陰陽而吾身之小大判觀
易辭之吉凶而吾身之趨避決易書之易即吾心之
易也憂悔吝於介其潛伏之省乎震无咎於悔其知
耻之萌乎吾心之易即易書之易也

卦有大小卦者心之畫也辭有險易辭者心之聲也
辭各指其所之指吾心之所之也故曰吉凶以情遷
而歸之以將叛者其辭慚數語此孟氏之知言所以
善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易字不必靠卦爻言是言易道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易者三極之道也天地間一陰一陽變化無窮而

具之人身有生生不已者所謂易也準則也所以爲
平也人身之易與天地之易若同一準則然人之道
準之易天地之道亦準之易也故人身雖小而天地
之道舉彌綸於其間矣或曰何以知易爲人身之易
曰以下文知之曰觀天察地觀之察之者人也曰安
土樂天安之樂之者人也曰範圍天地範圍之者人
也至末曰易无體知无體之易在人心則知與天地
準之易在人心矣如以易爲卦爻則通篇何不及卦
爻一字耶仰觀以下正見彌綸天地處首節言知天

地次節言似天地終則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以謂之彌綸也

何謂幽明之故天之文有升而顯有沉而晦地之理有暘谷有幽都此幽明也而其故則易之陰陽爲之也觀之者以吾心觀之也察之者以吾心察之也吾心之中其冥冥者一天地之幽其昭昭者一天地之明時時觀察念念觀察知吾心之幽明而天地之幽明其故可睹矣

何謂死生之說曰其說在易也傳曰終萬物始萬物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天地有始人亦有始天地有終人亦有終而其生生不息者易也以吾身之始原天地之始而知其無始以吾身之終反天地之終而知其無終始終如一是有得於生生者也生固生即死亦生有始無終是無得於生生者也死固死即生亦死是知死生之說矣

何謂鬼神之情狀曰其情狀在易也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傳曰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變化之外有鬼神也人之一身精氣聚而爲物便是鬼神之體

物不遺魂游而爲變便是鬼神之不見不聞而如其上如在左右潛伏屋漏鬼神若臨福善禍淫鬼神爲昭此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也知此而情狀在目前矣

與天地相似言吾身之易彌綸天地不徒知之而且似也旣曰相似則我無所違於天地而天地亦無所違於我矣不必添出智仁字曷言乎不過也濟之以道則博施濟衆非有加於本分之外過而非過也曷言乎不流也流如水之汎溢而無畔岸聖人處事雖

委曲圓通然皆理當如是非有所溢於理之外也天
非蒼蒼吾心之太虛也命非氣數天命之謂性也樂
吾心之天而知天命之性則與天爲一矣無得於性
命者胸中皆物累有得於性命者胸中皆天真故曰
不憂安土是心無係累必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人
惟擇自安之地故但知有我不知有人聖人忘我故
視天下萬物皆吾一身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
能愛一也智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
地同變化樂天而知命則益無所違於天矣安土而

敦仁則益無所違於地矣

範圍天地言天地之化在吾心模範中也吾心之喜怒哀樂與天地之呼吸闔闢相爲流通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山岳效靈真若吾之心陶鑄出一天地非在外也曲成不遺是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無不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晝夜之道非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也要玩一道字又要玩一通字晝有晝之道乾爲動直坤爲動闢於人爲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爲靜專坤爲靜翕於人爲宴息晝非自晝而爲夜之根

夜非自夜而爲晝之根道固然耳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此道也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爲靜而復動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相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復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非聞見之知也

神者心之神明主乎易者也易者心之變化運乎神者也吾心之神原無倚着超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上而何有於方吾心之易原無執定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間而何有於體今人倚在軀殼上起念畢竟是

有方有體此則陰陽之氣且得而囿之况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之道耶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便是道陽即太極之動陰即太極之靜陰而陽

陽而陰大極之循環無端也註中理氣二字便是畫
蛇之足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亦欲以理氣分耶必不然矣

繼善以下就人之體道言人之道一不繼則善惡淆
惟繼續此道而一無間斷是陰陽之純粹而無疵者
也善也人之道一不成則性分缺惟完成此道而一
無虧欠是陰陽之各正而不偏者也性也仁智之人
俱是真見用事仁者真見乎仁斯謂之仁智者真見
乎智斯謂之智此善斯成性君子之道也彼一無所

見者則爲日用不知之百姓而已何以爲君子

顯仁藏用節晉唐註疏俱就道體上說最妙言君子之道鮮此聖人之所憂也乃道則曷故哉斯道之運在天地爲元在吾人爲仁五常百行由之流行萬民萬物與之一體何其燦然顯也然其用之妙不見不聞無方無體又若是其淵然藏也顯而能藏藏而復顯故洋洋乎發育萬物無不在其鼓動之中而無思無爲終非聖人思爲之所能與矣此三句當以中庸明之顯而藏猶費而隱也不與聖人同憂即聖人有

不知不能也總是見道之妙處以此道而得之則爲盛德以此道而發之則爲大業豈不至矣哉何以謂大業仁無所不顯用無所不藏天下之萬事萬化皆統於此功業孰大焉何以謂盛德仁日日顯用日日藏日以繼日新而又新所得孰加焉富有日新是古人大學問洋洋優優何等氣象日新又新何等積累故升斗之器無以比江海之受秉燭之照無以比大明之光業之廣狹德之盛衰從茲判矣

生生即人心之理生生而不已者也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此生生所自來也吾人學問至富有日新此心生生之機更無間息時靜而靜又易而之動時動而動又易而之靜若有定體而實無定體若有定用而實無定用此所以謂之易也生生而謂之易則生天而天生地而地生人而人安往非其生生之妙哉易无象也而生生之理隨處充足有萬象森然畢具者斯即乾之易知也故謂之乾易無法也而生生之理隨處呈露若有定法之可循者斯即坤之簡能也故謂之坤何謂極數以易理極之也有生生之理

斯有生生之數而天下之吉凶定矣故謂之占何謂
通變以易理通之也有生生之理斯有生生之變而
天下之亶亶成矣故謂之事

夫是陰陽之道顯而莫測其所以顯藏而莫測其所
以藏成象效法而乾坤莫測其端知來通變而占事
莫測其朕斯謂不可知之神而已自顯仁至末俱是
一意渾成生生之謂易易無體也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無方也神主乎易者也此道之所以爲妙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非徒鋪張易之廣大欲人知其所以廣大也首節靜正字次節靜專靜翕字末節易簡字最要玩味蓋論易之廣大則遠而千萬里之外亦此理遠而千萬年之外亦此理何不禦也論易之所以廣大則近在身心之間不着一念不着一物何靜也而一念不

鑿一物不累又何正也靜則能動正則明達所以遠而不禦也易之理由近而遠則上而天下而地以及天地間所有無不備於其中矣備字猶言萬物皆備於我也

夫乾節言天地之廣大以見其爲易之所備也靜專靜翕正與靜正相應語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乾必靜專而後動直坤必靜翕而後動闢然則易非靜正其何以不禦哉夫大生莫如乾而易備乎天之道則其大配天廣生莫如坤而

而易備乎地之道則其廣配地曰變通曰陰陽之義
皆廣大中所有也曰配日月配四時皆配天地也而
其要歸之易簡焉易其即乾易知之至德乎簡其即
坤簡能之至德乎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也廣也而
未嘗不簡也此天地人之至妙也所謂邇可遠在茲
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
簡何取於廣大之虛器況物物而雕事事而擾又豈
能廣且大耶故必明於動靜之間而後可以言易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
爲天道在地爲地道在人爲人道聖人所以爲富有
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而已如曰資
易書以爲德業則拘矣

吾人學問要有一段識見又有一段踐履識見不高
便溺於卑下故必胸中高明超出塵俗世故之外而
與天同其崇斯可言智踐履不卑近便過高無實故

必循循篤實抑其好高下人之氣而其卑也如地斯
可言禮至於崇效卑法如天地之設位然則崇而能
卑不一於崇卑而能崇不一於卑生生之易在吾心
中矣由是智以明此性而明之又明禮以養此性而
謹之又謹成性之存存也而從心所欲時措之宜曰
道曰義皆在性中出矣至此方爲日新方爲富有豈
不崇德而廣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言聖人之作易自其真見中來也本文有以字却要玩味天下之賾人誰不見之而不見其所以爲賾之理天下之動人誰不見之而不見其所以爲動之理雖見猶无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則至賾者不在天下而在吾心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至動者不在天下而

在吾心此之謂真見也擬形容者擬之於心也以形上之道擬之於形下之器欲其相爲比合也象物宜所謂乾陽物坤陰物是也天地萬物之象在吾心而吾心之象在易畫是象乃吾心之似也故謂之象何謂會通吾心之中萬理悉備而即其一念之動有大中至正而可行者此會中之通也所謂典禮也曰觀曰行俱就吾心真見上說未有易而典禮常行於吾心既有易而典禮大明於天下是辭乃指吾心之所之也故謂之辭言天下之至賾二句只是見易之不

可透擬之而後言非擬之易也擬之於心而求聖人所以立言之理也議之而後動非議之易也議之於心而求聖人所以順動之理也論言動之變化可與天地相闡闢與鬼神相屈伸論言動之擬議則不出乎此心此理是不變也乃所以爲變與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易言斷金猶詩言攻玉也古人意氣之同非詡詡爲歡諾諾而從者日相與切磋相與琢磨其利真可斷

金然此雖相拂而實相成也故曰先號咷而後笑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冲
然而天下之事功一無所與在外者巍然赫然而吾
心之性分一無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
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
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能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勞

爲德大非是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
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
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首二節言河圖之數爲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以下言揲蓍之法爲天地自然之法數生於天地法成乎天地歸之於神而已天地間有理即有氣有氣即有數氣者五行之生尅嗣續數者陰陽之分限節度而天地所不能違者也河圖之數只是一陰陽河圖之陰

陽只一天地之理理當如此數便如此以體而言天之奇不可爲地地之偶不可爲天故曰天數五地數五此分天分地者也以用而言天之數不可無地地之數不可無天有天地之生數不可無天地之成數故曰相得有合此根天根地者也成为變化行鬼神俱承相得有合來變化二字本義所解不一旣曰柔變剛化又曰天變地化不知何所本竊謂變化一而已天地之數只是二氣天地之氣原自變動不居天非自天與地相爲變化地非自地與天相爲變化且自

五行論之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是何等變化如曰天變生水而地化成之地化生火而天變成之則水自爲水之變化火自爲火之變化却失之拘矣變化之成即鬼神之爲謂之在天則潛地而地謂之在地則潛天而天聚爲有象而非一於有散入無形而非一於無此正鬼神之流行處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大衍之數五十是言揲著之法亦因天地之數而生者也衍全也天地之生數終於五成數終於十以五

乘十天地之全數也揲蓍之法所以必用五十莖者
正用天地之全數耳其用四十有九者天下之數無
窮而一則無爲以其無窮者爲用而置其無爲者於
不用不用之中乃用之所自出也太極不與陰陽並
行而非太極則無以爲陰陽之功太一不與五十並
運而非太一則無以爲五十之用其理一而已揲蓍
之法只是一個變化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
必掛一變化也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曰象兩曰象
三曰象四時曰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變

化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
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也引伸
觸類變化之極也引伸觸類不必就卦爻說啟蒙所
云四千九十六卦其實只有六十四卦於引伸觸類
之義無當也大都易之變化原爲人事而設引而伸
之者以易書之變化爲吾身之變化也觸類而長者
以吾身之變化爲天下之變化也故曰天下之能事
畢矣道是天下共由之道執一則晦而變化則顯德
行是天下共得共行之德行執一則滯而變化則神

酬酢是道德之推而行也佑神是道德之輔而相也此正所謂天下之能事畢矣酬酢佑神而變化之妙用極矣然皆神以宰之也知變化則知神此成變化者之所以行鬼神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
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
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要看一個道字詞非煩也變非幻也象非迹也
占非數也有道存焉易之道皆聖心之道也聖人以
道寄之辭尚辭者不徒得其言而且得聖人所以立

言之道聖人以道裁之變尚變者不徒得其變而且得聖人所以觀變之道聖人以道寄之象尚象者不徒得其象而且得聖人所以立象之道聖人以道寄之占尚占者不徒得其數而且得聖人所以極數之道以是言易深於易者也卜筮只是決疑書稱枚卜易稱原筮是也

問焉以言者以吾心而質之易也受命易之命也如嚮如吾心之相響應也凡問易者不過此心一誠之感通耳吾心之所欲爲而易以爲可爲吾心之所欲

行而易以爲可行有感必通真如響之應聲然也遠
近幽深皆來物也物者吾心所應之物即事也事有
遠近而易之道則不禦於遠不遺於近事有幽深而
易之道則无幽不燭无深不入故曰遂知以易之道
知之也事雖未來而理則先覺也曰至精便見得是
聖人之道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易之書爲道德性
命之書而非術數之書是聖道之至精者在易也
易之變只是奇偶前章所謂成變化是也易之數只
是奇偶之數前章之自一至十是也變不參伍便是

一定了易之奇變爲偶而奇之變無窮偶變爲奇而偶之變又无窮故曰參五只是變化之不一也不必拘定三數五數字數不錯綜便是紊亂了易之奇數錯之於偶易之偶數錯之於奇而井然各有條理故曰錯綜言其間雜以成章也不必拘左右低昂字通其變者以易書之變而通之於造化也故能成天地之文天之文曰陰與陽地之文曰柔與剛只是此變之參伍而已極其數者以易書之數而極之於天下也故能定天下之象三之象三才四之象四時三百

六十之象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象萬物即此數之錯綜而已造化人物之道流行於變數之中是聖道之至變者在易也聖人之心无文也而其文不可窮無象也而其象不可測主一而運與時而行此變之至也此易之變所自出也

至精至變俱言易有聖人之道至神則贊其道之妙張子曰一故神分之爲四合之爲一非精變之妙又有所謂神也无思无爲就聖人言辭占象變皆易也皆聖人之道也道本無所容吾思非聖人役役焉有

所思於其間也道本無所容吾爲非聖人營營然有所爲於其間也寂然不動聖人之心原是大虛本體不容一物舉天下原无足以動其中者然此心雖不動而天地萬物之理種種具備故感而即通感於言而通言之故感於動而通動之故感於制器而通制器之故感於卜筮而通卜筮之故通天而天通地而地通人而人何所不通哉要之曰不動固无思无爲也曰遂通虽无思不通而實无思也雖无爲不通而實无爲也至精而莫測其精至變而莫測其變此聖

心所以爲天下之至神也此聖人之蘊所以因易而發也

夫易二節是承上文而再提醒之以見易之不可不尚也要玩本文所以字言是易也固聖人至精至變至神之書也而實聖人之所以開示天下也深幾二字不必靠着上文乃聖心中不動本體孟子曰資之深易曰幾者動之微即此幾深也聖人一心退藏於密而淵淵乎其淵者是何等深惟發之於易則將吾心至深之理窮之以至其極是易也乃聖人所以極

深而使天下不疑於其深也聖人一心獨見獨聞惺惺不昧是之謂幾惟發之於易則將吾心幾微之理發揮出來是易也乃聖人之所以研幾而使天下不昧於其幾也是幾也深也即神也惟深也故能以吾之心而通天下之心惟幾也故能以吾心之務而成天下之務此所謂感而遂通也惟幾深之皆神也則不踰時而機洩鬼神不出戶而化洽萬方聖人莫知其所以通莫知其所以成天下莫知其何爲而通何爲而成要之无思无爲而已蓋聖人之精神心術妙

於言動之先而玄通了悟超於象數之表能爲可用而莫能名其用此易之所以不可不尚也通一章俱是言易有聖人之道固不必以辯占爲精象變爲變亦不必以至精至變爲易書極深研幾爲聖人易即是聖道聖即是易道非有二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

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
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
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
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
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
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

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
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
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
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承上章而言最要看冒道二字易非虛器也所
以開物成務也易非粗迹也所以冒天下之道也物
即人也務猶事也道則事物之原也開物成務猶言

先天以開人而使之各成其事也。冒天下之道无一人而无是道。无一事而非是道也。惟易爲冒道之書。故聖人以易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通天下之志。通之以此道而已。以定天下之業。定之以此道而已。以斷天下之疑。斷之以此道而已。此三句不必分屬上文。道無所不通。非可以斷疑盡之也。

著之德三句。正見易之冒道也。易之所有著卦爻而已。曰德曰義。皆道也。著贊神明。無定形也。卦道陰陽有定體也。六爻相雜。不可爲典要也。道本至圓而著

則有圓神之道道本至方而卦則有方知之道道本變易而爻則有易貢之道此所謂冒道之書乎聖人以此洗心句是易書大本領非以易洗心也以道洗心也人心一息離道便是汙穢一般聖人心即是道道即是心空空洞洞更無一物留之於中靄靄瑩瑩更無一物障之於外湯之所謂日新曾子之所謂江漢以濯是也想像洗心二字恍然如見義文周公之心入於太一而不爲虛通乎萬象而不爲遠一部易俱從此發揮出來矣退藏於密正是此心本體人

心與天地一般天地不專一翕聚則其發必不大人
心不收歛退藏則其用必易窮故必歛之又歛存之
又存凝吾之神而神不役藏吾之智而智不分如天
地靜專靜翕一般此正所謂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洗
心之學至是而後爲密也吉凶與民同患視斯民之
吉凶如我自家事志患其未通業患其未定疑患其
未斷聖人之心无一日而不在天下如此也神智二
字俱從洗心退藏中來其神藏則人不可窺而卒无
所不窺其智藏則人不可見而卒無所不見神即圓

神也聖人之神原是古今不可磨滅的故舉將來之事燭以照之如在目前智即方智也聖人之知原自瑩徹無物不知而實一物不留從已往事都收拾淨盡更無一毫渣滓也其實來之理即吾心之理以吾心之心而質之千萬世之後此心同也往之理即吾心之理以吾之心而考之千萬世之前此心同也此洗心之妙用也退藏于密寂也知來藏往雖感而終不離乎寂也神智合而易貢亦在其中矣神武不殺承聰明睿智來聖人之聰明不以見聞聖人之睿智不

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以殺伐此所以知來藏往而不假於蓍卦也

後人看易類以易爲卜筮之書聖人直以心觀易謂易之書不在象數而在吾心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著卦爻之易也是以二字承洗心來天道民故一而已天有消息盈虛而即寓於民之故民有利害得喪而莫非因乎天之道聖人知天人之相爲一體則安得不先天以開人乎興神物前民用不必分承天道民故興神物正所以前民用前民用正所以承天

心也本義言筮而及於卜者何也以下文有莫大乎
著龜也古者大卜之法多因易以卜如京房卦氣疑
即大卜之遺與洪範之所謂兩霽蒙騷克者又自不
同也齋戒神明要看得活與上文以此澆心相應在
著則爲神物在聖心則爲神明其精神原自流通聖
人以是神用之天下又以是神存之一心湛然純一
如神物之在上而無時不齋肅然警惕如神物之在
上而無時不戒此无二无雜之至也常清常明之極
也此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闔戶節舊說謂耆龜之始末非是先儒有以揲蓍言者有以立卦生爻言者觀下章云乾坤爲易之門又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則就卦爻言較爲得之大都蓍之圓神與卦爻之方知易貢均爲聖人神明中之所有故神物興而立卦生爻因之矣卦有陰陽陰主靜如戶斯闔也則名之曰坤陽主動如戶斯闢也則名之曰乾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有是乾坤則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化裁之變也有是乾坤則時往時來更無窮盡是推行之通也一闔一闢如所謂剛柔

相摩往來不窮如所謂八卦相盪所以主宰於闔闢
變通之間者神也象如象其物宜之象凡宇宙間有
色可見者一陰陽也聖人立象以盡意立此者也器
如形下之器凡日用事爲有迹可見者一陰陽也聖
人制器以尚象制此者也象而不囿於象器而不囿
於器者神也制而用之即興神物以前民用也聖人
所以立法於天下也神明在聖人則爲聖人之神利
用出入在天下則爲天下之神乾坤之闔闢化育之
變通象器之森列舉在斯民咸用中矣

上言因著以生卦此則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全重
易有太極一句前章曰生生之謂易凡生兩儀生四
象生八卦皆生生也所謂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則
所以生生也所以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理運於
未有天地之先而行於既有天地之後象之而無象
名之而無名故強而名之曰太極猶所謂太初太一
也分而言之則二而四四而八合而言之則皆太極
之生生也大抵論易者而不探之人心神明之初則
言不忘言象不忘象是得魚兔而未忘筌蹄也論易

者而不探於造化未分之始則有方可拘有體可執是尋枝葉而未得本根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又曰易有太極知洗心之即太極知太極之即洗心而天地人不言之秘可以默會矣易之大本大原盡在此章熟玩此篇而一部易書安往而不相值

法象一節只要玩一個大字易之理本於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人天下之至大也有天地日月四時崇高不可無之富貴富非有天下也富有之大業也貴人人有貴於己也天

地生人自有一段至富至貴而獨鍾於聖人聖人者
參天地竝日月配四時者也所備者陰陽之物也凡
以爲天下用也所制者陰陽之器也凡以爲天下利
也然物非徒物神物也制非徒制制此神物也曰賾
曰遠曰深曰隱皆道也探之索之鈎之致之盡乎道
也八卦定吉凶而神物興則天下皆得以定吉凶矣
吉凶生大業而神物興則天下皆得以成亶亶矣詩
曰亶亶文王令聞不已然則亶亶盛德也若蓍龜但
能成務而不能成德何以冒天下之道哉

天生神物一節總括上文言聖人之易无一而非天也齋戒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也而生是神物者天也天生之而後聖人興之也有神物則有闔闢往來之變而是變化也效之天者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也象之天者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是卦也觀圖書而作者也河圖洛書當以易書之文爲據易言聖人則之爲作易而癸胡爲兼敘疇也書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維皇降衷之意何與於洛書也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

卦分明有獨見者經緯表裏則漢儒誤之耳聖人則之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圖書之縱橫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卦爻不出奇偶即擬形容象物宜也即觀象觀法取身取物也悟一陰陽字便勘破圖書之義矣數中有理豈必虛中儀中即卦豈必分其合補其空甚矣啟蒙之支也

四象所以示非示人以當值卦爻也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易有象又有四象太極之全體分明畫出以示天下使人觀象而得也象而辭辭而吉凶

聖人之易何其詳示而告告而斷聖人之爲天下何其周此易之書所以爲開物成務之書也大抵此章之意若迭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之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之故也天人之理盡於太極太極之理具於聖人之洗心此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爲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然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

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何意聖人心念念與天地民物爲一體者也
試觀陰陽二畫上而天道下而地道中而人道无一
不在其中是觀聖人之象恍然如見聖人之意也卦
之設因象而設也詞之係因象而係也變而通之以
此象之變通之天下使人人可行也鼓之舞之定吉
凶成亶亶舉天下而懽然於聖人之教若不知足之
蹈之手之舞之也到盡情僞盡言盡利盡神方可謂
之盡意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卦不外陰陽而乾純陽坤純陰尤其立象之最大者也其實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矣有乾坤而六子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矣若無此乾坤之象則无陽何以變陰无陰何以變陽若無此陰陽變化則乾綱絕坤維裂亦豈成一個宇宙此象之不可不立也

形上節正見盡意處聖人之意不過一個道道不離乎象亦不倚乎象寓於象之中而實超乎象之外所

謂易有太極乾坤之精所以不息者也道也若自有形者而言不過在天之象在地之形種種可見者謂之器耳化乎器而裁之以道則不局乎器矣是乾坤之一闔而一闢也變也推乎器而行之以道則不滯于器矣是乾坤之往來而不窮也通也至舉是道以措之天下之民人人而變人人而通人人而由於其道是聖人道濟天下之事業也聖人之意至此而盡矣

極賾也鼓動也化裁也推行也因器以求道也神而

明也默而成不言而信也无器而非道也神明是吾
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之囿神无不通何象之拘吾
心中自有一部易書而化裁推行不過吾心神明之
寄耳默即不言也成字有渾全完具之意信字有潛
孚實體之意凡人徒事言說者於理未必實得凡理
以神悟而實得於心道以神合而實體於身者必不
事於言說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後
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于已信乎書之不盡言
而言之不盡意也

生生篇上繫終